

狼之獨步

高建群

高建群散文选粹

中国当代最具影响作家

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

2004年度中国散文十佳

老舍散文奖获得者

郭沫若散文奖获得者



版中心

狼



独步

高建群散文选粹

中国当代最具影响作家

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

二〇〇四年度中国散文十佳

老舍散文奖获得者

郭沫若散文奖获得者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之独步：高建群散文选粹/高建群著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08.1

ISBN 978-7-80186-752-0

I. 狼… II. 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8696 号

狼之独步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：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：710×102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193 千

印 张：14.75

版 次：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752-0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- 第一次切入 / 1
- 第一次学费 / 5
- 我的饥饿记忆 / 8
- 我的四次掉马 / 10
- 洗澡 / 21
- 钱袋 / 25
- 厕所的故事 / 29
- 火车上的故事 / 33
- 海洋死了 / 39
- 我的罗布泊写作 / 42
- 旧物 / 45
- 一架失控的航天器 / 49
- 扶路遥上山 / 54
- 和张贤亮先生比书法 / 65
- 长安第一风流才子张探花传奇 / 70
- 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/ 78

- 打开陕北 / 82
- 陕北猎奇 / 96
- 热爱新疆 / 101
- 过临潼山搜两件奇事 / 104
- 过泾阳搜三件奇事 / 106
- 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凭吊 / 108
- 我见过的几副好楹联 / 111
- 拾残 / 115
- 站在戏台子底下看秦腔 / 119
- 高村源流考 / 122
- 天下为家 / 133
- 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 / 136
- 海明威的狮子或者罗布泊的马 / 139
- 西西弗斯神话与桂树吴刚 / 143
- 女人写的书和写女人的书 / 146
- 上帝真的是女性 / 149
- 四十六岁生日时怀拜伦 / 152
- 拒绝平庸 / 155
- 丢失子宫的女人 / 157
- 从太空之吻说开去 / 161
- 地球时间 / 164
- 打开所有的门所有的窗子,请新千年进来 / 166
- 在精神的高处 / 169

- 生我之门 / 172
- 父亲的故事 / 176
-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/ 180
- 这是儿子的手 / 184
- 我的儿子正在成长 / 188
- 我家的小保姆 / 193
-
- 马马虎虎我的脸 / 198
- 大男人的心是如何乱的 / 200
- 我的抽烟 / 203
- 吃肉 / 206
- 做人宜粗 / 210
- 八个不如 / 212
- 四十而杖 / 215
- 我有铠甲十二副 / 218
- 幸福种种 / 225
- 请将我一分为三 / 227

第一次切入

网络先用了两个礼拜时间,打出预告,说我将某日晚上7点到8点,到网站来和网友聊天。对这事,开始我并没有在意,我只以为这不过是一般的应酬而已。况且我曾到许多的大学讲过课,和大学生们面对面地交锋。我还在电视上、广播上去过几次直播,也都应裕自如。更何况,我还曾作为被告,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大礼堂里坐过一回,面对千余名教授学生,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官和巧舌如簧的律师,以及种种请君入瓮的伎俩,我都没有怯场。如今这区区一个网络,对于金刚不坏之身的我,该是小菜一碟。

然而随着时间的临近,不断地有朋友打电话来,问我知道不知道上网络是怎么回事,要我当心,要我先做好准备应付各种局面的心理准备。那口气,好像是我要走向屠宰场,他们来进行临终告别似的。一个人这样说,你还可以沉得住气,许多人都这样说,说得我真的有些毛了。感觉到自己真的有一种捆绑到刑场的感觉。所以那天,一坐在电脑面前,我还是真的有点紧张。

你往电脑前面一坐,果然,你成为了一个靶子,天南海北成百上千支利箭向你射来。你是实名实姓,网虫们则都是化名,这也就是说你在明处,他们在暗处,你是剥得光光的让大家射击,让大家屠宰。你既不能示弱,得有问必答,你的嘴上还得有一把锁,不致出格,你还得有责任取悦网虫,或者换

言之是征服网虫,让他们不觉得你弱智。

第一个问题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,那问题说:“你不觉得陕西作家气数已尽了吗?”我即口答道:“不要苛求于陕西作家。你看看大环境,你不觉得中国文坛也像中国足球一样臭吗?”

半个小时以后我才恢复常态。恢复的原因是回答一个问题引起的。一位叫“软体动物”的网虫朋友说请我喝酒。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,寻找友情,调侃揶揄,或是别的。于是我试探地答道:“我将如期赴约,不过你得当心,软体动物往往会成为下酒小菜!”我的这话,软体动物半天没有反应过来,他应酬似的哼唧了几句。我感到自己的这句话将他呛住了,于是觉得有点残忍。我猜想他是北京一所大学在读的学生,正坐在同室的八个学生聚钱安装的这电脑前打字,上网这事正在花去他口袋里的最后几个铜板,于是我顺便又这样说了一句:“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,软体动物需要一个硬壳。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的话,请记住我这个朋友!”我的这句话令软体动物回过了神来,他随即应声说道:“我需要一套房子!”这个口开得太大,我根本无法解决,于是我答道:“我介绍你去找杜甫老先生,让他为你高歌一曲‘安得广厦千万间’!”我的话将软体动物给逗笑了,他说:“您怎么一下子把皮球踢到老杜那里去了?!”

这个问答过去后我找到了在网上的感觉,找到了和这一代人像对暗号一样对接的感觉。从此我话锋过处,所向披靡。

我感到网上的这一代人可爱极了。他们都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。他们都真诚极了,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。他们都患有这个时代的病,即夸张作态。啥叫夸张作态?我在网上说,在自己家门口的池塘里洗个澡,上得岸来,便惊叫一声:曾经沧海!

在网上,最叫我难以招架的是一位叫“北京女孩”的咄咄逼人。她问道:“您有家吗?能谈谈您的家吗?”我答道:“我有家!”接着我说道,“人来到这个地球上,本身就是一次客居!”——我现在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说这句多余

的话。“北京女孩”接着问道：“家对你重要吗？”我明白我被她盯上了，心于是有点慌，我赶快答道：“家对我很重要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这是一种责任。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你们就知道了！”女孩听了，红颜大怒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责任重要，还是自由的生命重要？”女孩接着还又说了一些话。我见不是对手，赶快告饶：“饶了我吧！我被剥得只剩下一个裤头了！”女孩得胜而归，我则一脸窘相。

网上当然还问了许多的问题，最叫我难以回答的其实是一些对当代作家的评价，一些文坛是非。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一些陷阱，诱使你往下跳。记得，网虫们问了绵绵和卫惠，问了余秋雨，问了余杰，问了王朔金庸之争，等等。

关于绵绵和卫惠，我说书中的她们是些青面獠牙的雌性母兽，面前的她们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良家妇女而已，这一代人就是喜欢夸张作态。我还以一个前辈作家的宽容姿态说：“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。至于开得大与小，艳与素，是善之花还是恶之花，那是另外的概念。”

关于王朔与金庸之争，我说：“我喜欢金庸的书，也喜欢王朔的书。但是不喜欢王朔骂人。陕西有一位老作家叫柳青的说过：‘有一天，写不出东西了，收起你的笔，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，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！’”

关于余秋雨，关于余杰对余秋雨“石一歌”问题的大义凛然的痛斥，我话到嘴边了，又咽了回去。王朔我敢说，因为我觉得王朔是一个有力量的人，是个有幽默感的人，而余秋雨先生是多么的脆弱呀！再则我也怜悯余先生，以两本薄薄的小书作资本，混到今天这个份上，容易吗？！

我在网上整整逗留了两个多小时。约好的一个小时完了，我要走，我说我还没有吃饭哩。网虫们不让走，我也有些不舍，就又留下了。

我在这里呆着，而大千世界向我涌来，这事总让人觉得奇异无比。我无法想象，屏幕后面那些网虫都是谁，都是些什么面孔。直观的感觉，好像以北京人和上海人居多，而且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。有一个懒洋洋的女网虫，

在网上呆了一会儿说：“没意思，我去喂猫了！”停了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说：“我回来了！”后来呆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我开始喜欢你了！”那说话的口吻，好像她是个女皇似的。我猜度了许久，觉得这位女网虫好像是上海浦东一位外商养的金丝雀。当然，想象与真实也许谬之万里，她也许只是个故作风情状的黄毛女中学生而已。

我不会打字，而面对网络不会打字，简直像患了失语症。坐在网前不久，网虫们便敏感地问我是不是不会打字。我说我不会，是别人打的。我的话一出，整个网上一片哗然，指责声纷至沓来：“你竟然不会打字，你还敢活着！”“我简直要晕过去了！”“你们到网上来的名人怎么都这么弱智，一个个都不会打字。”接着他们问我雇了几个打手。我据实相告，说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。内中还是那个叫“北京女孩”的心肠善良一点，她说不会打字没有关系，可以用手写板写作。还说让我设个电子信箱，她寄信给我。

第一次切入，有许多的感触要谈。奈何这文章有些长了，那么就此打住。如果最后要长话短说，对我的网上经历一言以蔽之的话，那么我想说的是：因为这次与现代思潮短兵相接，令我沉睡的身体突然充满活力，令我沉睡的思想突然敏锐，我一不小心地跨入了现代。

第一次学费

东高、西高、东安、西安，四个村子像四枚棋子，将一座古庙围定。这庙后来变成了学校。学校有四个年级，就叫高安小学。

婆说，黑建，你得上学了，不能再野下去了。爷爷拧着我的耳朵，用旱烟袋敲着我的脑袋，亦步亦趋，把我送到学校。这是 1960 年的事。

婆和爷掏净了身上所有的钱，凑够了五角，给我买了书本。书包是婆用老布缝的。一块钱学费，暂时没有，先赊着。

买铅笔和作业本是我的钱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到大姑家拜年。叩一个响头，大姑给我五分硬币。我看这事能做得，就一连叩了四个，挣得两毛钱。两毛钱归婆保管，现在，它派上用场了。用八分钱买了两张白纸，锥本子，二分钱买了一支普通铅笔，剩下的一角钱，买了一支红蓝铅笔。书包一背，我成了学生。

一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缴学费。在乡间小学，像这样赊欠学费的事很多，但是等学期结束前，就都会缴清的。

家里太穷，别说缴学费，就是连填饱肚子，都很困难。吃的是油渣、树皮、野菜、包谷芯儿之类。阁楼上的麻袋里，有些干萝卜片，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沿着梯子上到楼上，抓一把干萝卜片充饥。记得曾经有过一回好伙食，那是婆晚上给生产队剥玉米时，偷了两个嫩玉米棒回来，半拃长短。

狼之独步

临近期末考试，班上只有四五个娃没有缴学费了。每次放学时，老师总要在队前大声训斥一顿：“没有缴学费的，下午就不要来了。羞不羞？装着不知道！”

我自然很羞愧。回到家里，我赖着不去上学，我说不缴这一块钱，我是坚决地不去了。婆哄我，她说这老师是咱村的人，说归说，你只当没听见就是了，他不至于为难咱们的。哄得我背着书包又上路了。

最难堪的事情发生在考试前的那一天。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缴学费了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还有谁没缴学费吗？”“知道！”“知道！”教室里吵成了一锅粥，大家齐声叫着“黑建”这个名字。

老师伸出了两只手，向下压了压，要求大家安静下来。然后他说：“同学们，大家羞他！”他说着，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嘘声。在嘘的同时，率先垂范，用指甲在自己脸上刮了一下，尔后，伸直胳膊，直挺挺地指向我。

老师的这个动作很优美，全班的娃都模仿他。我处在千夫所指和一片嘘声之中。

我好久才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血往我的脑门上涌，眼泪滴嗒滴嗒地滴在桌子上。我疯也似的离开教室，穿过田野，然后一头扑在婆怀里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婆解开她的大襟袄的衣扣，把我的头包住，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头。直到后来，我的哭声渐渐减弱了，婆才问我：“是怎么回事，谁欺侮你了？”

我哽咽着将这个故事讲完。婆不再言语了，她的脸变得异样的苍白，苍白得近乎庄严。

这天下午，婆拉着我的手，从东头到西头，从南头到北头，跑了一村，借够了一块钱。第二天学校是期末考试。考试前一分钟，我握着这一沓牛肉串一样的毛票，走进教室，端端正正坐在我的土台前。

我把毛票端端正正地放在土台的角上。当老师来取它的时候，我努力

做到使自己不去看他。

这是我的第一次学费。

许多年后,当我在世界上游历了很久,重新回到我的遥远的高村、我的启蒙小学时,破庙依旧。我扶着庙门,听到室内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,我感到我经历的那一幕,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。

老师后来死了。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,他听到轰轰隆隆渭河发水的声音,于是到河边去看。河中间有一块白色的木板,老师于是脱了衣服,下河去捞。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听说,那是一块棺木,上面钉满了钉子,老师的水性虽然很好,但是,在接近棺木的那一刻,他一定是被钉子扎伤了。

婆也已经去世。她埋在一块地势高些的苜蓿地里。这里已经成为乡村公墓。当年,我那一块钱的学费,她是用变工的形式还给人家的。将人家的棉花拿来,经她的手纺成线,再将线还给人家。

我来到婆的坟前,我站在一片铺天盖地的紫色苜蓿花丛中,我对坟里的这位亡人说:让这位读书人,从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里,搜一段话,背给您听吧!

我的饥饿记忆

大年三十那天，奶奶从瓦瓮里，扫了半天，扫出一点瓮底儿，揉成拳头大那么一疙瘩面，做成一个面饼。再变戏法一样，不知道从哪里搜腾出几颗枣，镶嵌在面饼上。面饼蒸熟后，然后被供在锅台顶上那个窑窝里。面饼前，放一个碗，插上几炷香。

这是敬神的，敬鬼的，还是敬列祖列宗的，我不太清楚。

这大约是 1961 年吧，那一年我七岁，在乡下和爷爷奶奶居住。记得从入冬以后，我就没有吃过粮食了。吃树皮，吃渭河畔上的观音土，吃棉花籽油渣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拉下的屎，连狗也不吃的。狗看见我拉屎，兴奋地跑过来，蹲在旁边。等我提过裤子后，狗扑过来闻一闻，屎又黑又干，一点臭味都没有。狗抬起头来，藐视地看了我一眼，不高兴地走了。

因此，面对着这个面饼，我垂涎三尺。那时候讲究“熬夜”。这给了我不去睡觉，死死地守住那个面饼的理由。记得，我不停地问奶奶神神什么时候来吃这个饼呀！奶奶早就知道我的心思，她说，神神不吃的，他只看一眼，看这户人家有心没心，还记不记得他，然后拔腿走掉。这饼子他留给咱们吃的。这样，我一直熬到后半夜，实在熬不住了，就去睡了。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被窝时，吃到了奶奶递来的一角饼子。

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饥饿中长大的，提起“饥饿”这两个字来，每个人也许

都有一篓子话题。20世纪60年代初那一场中国地面上的大年馑，那种恐怖的景象，有点年纪的人都还会记得的。

我之所以想起这个话题，是因为要“过年”了。要过年了——该怎样过呀——吃些什么呀！这是物质丰富的今天，人们谈起过年时的几句唏嘘。这些话头让我想起自己童年时过年的情景。

由于小时候的营养不良，我十八岁当兵时的体重是一百〇二斤，刚刚够标准。离开部队时的体重是一百〇八斤。那时，我十分羡慕那些胖人。记得复员进到一家工厂时，我曾问过一个胖乎乎的老工人怎么才能变胖。老工人说，多喝水，多睡觉就能变胖，于是我拼命地喝水，抓住一切闲余时间睡觉，可是还是没能胖起来。老工人又说，你去开两盒六味地黄丸吃一吃，肯定能胖。我后来开了没有，现在记不起来了。不过我现在是胖了。当年我当兵时用一根马蹬革做裤带，腰太细，眼不够，于是我用火钳给上面又戳了三个眼儿。这些年，随着肚子一天天腆起，眼又从这个方向不够了，于是我又给这边戳了三个眼儿。此刻，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取下腰间的皮带数了数眼儿，从当年最里边的眼儿到现在最外边的眼儿，一共是十个。眼儿之间的距离以一寸计，也就是说，我的腰围在这些年间增大了一尺。而体重也变成一百七十五斤了。我现在是堂而皇之地胖了，而世界现在又流行以瘦为美，说来也好笑。

20世纪中国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年馑，一次是1929年的大旱，一次是60年代初的先涝后旱，一次是1998年的中西部大旱。好在这些现在都已经抛在年那边去了。

而在历史上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，一直是与饥饿为伴的。中国境内每一部县志上都会有“饿殍遍野”这句话。

因此在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今天，适逢年关，我以我这段小小的文字，为时代的发展高兴。我觉得吃饭问题的解决，是中国人最值得弹冠相庆的事情。

我的四次掉马

今年是马年，这一阵子，我的耳边老噪噪着关于马的事情。关于马，我大约算一个权威，中国最后一支骑兵作战部队，就是在我们手里了结使命的。我曾经写过一篇中篇叫《马镫革》，就记述辉煌了两千年的这个兵种，最后在我们手里完结的故事。

我当兵五年，共掉过四次马。四次都掉得很惊险，很有趣。尽管哈萨克格言说“马背上掉下来的是胆小的”，而我的胆并不小，但我还是掉马了。现在我就谈谈我的四次掉马经历。

拖镫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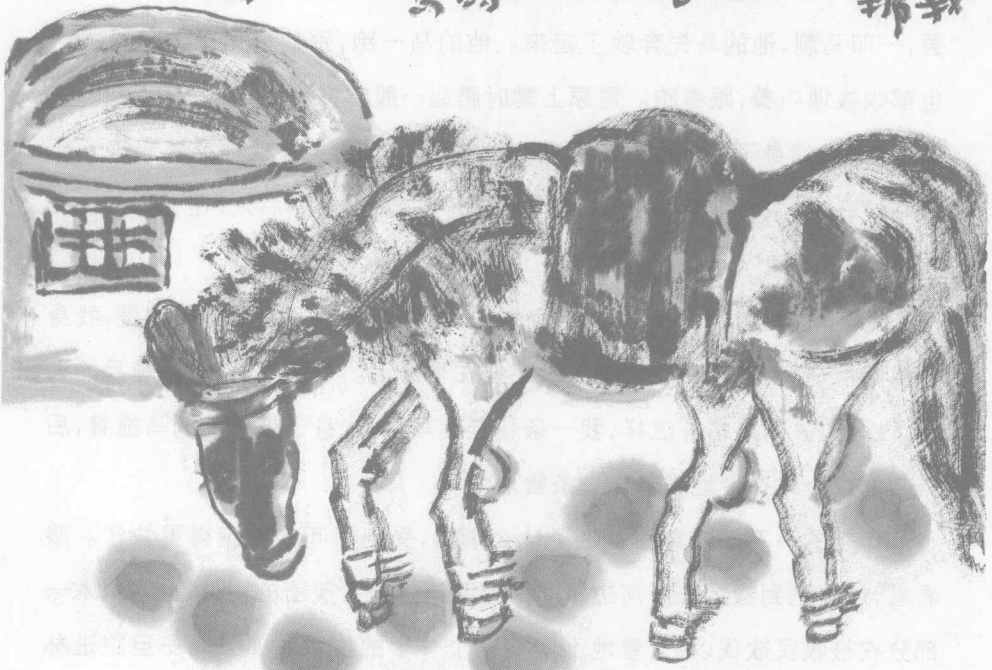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掉马是我刚到边防站的事。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骑过马。教官只把我们这些新兵领到马号里，指着一匹马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的马，为它涮一涮，挠挠痒，牵出去遛一遛，培养培养感情！”第二日，我就得像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，跨上它巡逻了。

这匹马和我一年入伍，一岁半的口。它全身是鼠灰色的，骨骼很大，走起来后胯一撩一撩的。在此之前，它背上大约还没有驮过人。马的三种运动姿势——小走和大走、颠、挖蹦子，它一样也不会。我骑在它背上的时候，哈萨克翻译在一旁眯着眼睛说：压上几年，会压成一匹好走马的！

...
...
...
...
...



借过的那
区集
如今
不知道
在那一位
田野上
拉犁。
为我的
四次掉马
掉马
经历
插圈
高建群
丁亥


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
...